

梅妃故里 千年守望

□江国兴

15座高大的红桔塔矗立眼前，它由无数橙红的桔子紧密排列、层层堆叠而成。这些桔子浑圆饱满，色泽鲜艳夺目，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。红桔塔上还点缀着众多红色的祈福牌，上面写着“春”“福”“寿”“德”等吉祥字眼，字体工整刚劲，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祈愿……

农历正月初三，莆田的春节狂欢刚刚拉开帷幕。在江东浦口宫举办的万斤红桔垒桔塔元宵活动，更是将这份节日的喜庆氛围推向了第一个高潮。人们将见证万斤红桔搭起15座桔塔的宏大场景，其中最高的桔塔高达6.06米。现场还有丰富多彩的民俗队伍巡游以及各类非遗民俗表演。

江东，这个坐落于木兰溪畔的古老村落，是唐玄宗的妃子梅妃江采苹的故乡。江采苹出生于莆田江东的一个医道世家。她自幼聪慧过人，9岁便能诵读《诗经》，15岁便以诗才情闻名乡里，被誉为福建第一位女诗人。她品性高洁，酷爱梅花，入宫后因其所居之处遍植梅树，被唐玄宗称为“梅妃”。安史之乱时，梅妃不愿屈从于叛贼，最终舍生取义，其刚烈气节为世人所敬重。其兄江采芹国舅亦在战乱中率子江春奔赴平叛前线，最终壮烈牺牲。据《莆田县志》和清代重修的《江氏族谱》记载，为纪念这位才貌双全、忠贞爱国的奇女子，唐肃宗至德元年（756年），乡民们在江东建起了浦口宫，奉祀梅妃与江国舅，举行“春秋二祭”。春祭时创造出的“红桔叠果盘”形式，便是如今红桔塔的雏形。历经千年传承，这种祭祀形式逐渐与莆田元宵习俗相融合，演变成了如今震撼人心的浦口宫红桔塔。它既是莆田最早的元宵活动，也是全国最早开启的春节狂欢，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海内外游客前来旅游参观。

正月的江东，空气中弥漫着红桔独有的清甜气息。15座高耸的桔塔将浦口宫映照得金碧辉煌。红桔塔的制作并非简单的堆砌，而是一种充满神圣感的仪式。每年农历正月初三清晨，村民先要在浦口宫主殿上举行隆重的传统乐器演奏，意在“打通呈祥”。6位身着传统服饰的乐师各司其职，司锣、司鼓与4位大笙吹奏高手配合默契，演奏的曲牌从《大吉喜》《满江风》到《大开门》《一江风》再到《梁州序》，一曲曲莆仙戏锣鼓经与



浦口宫内高高垒起的红桔塔。 蔡昊 摄



经典曲牌在古老的梁柱间回荡。演奏需进行三通，每一通音乐都由低沉渐至高亢，气势恢宏，庄严肃穆，像是在唤醒沉睡的神灵，也象征着新的一年从沉寂中渐渐苏醒。演奏中最特别的，当属“石狮镇鼓”。那只镇在鼓面的小石狮，相传是唐玄宗御赐，意在以石狮压住鼓面来调节音量和音色。这一极具地方特色的细节，让人们听到了来自盛唐宫廷的遗韵，也体现了莆田民俗文化中“雅俗共赏”的深厚底蕴——既有民间狂欢的热烈氛围，又不失宫廷音乐的庄严规范。

当“打通呈祥”的余音在晨光中渐渐消散，制作红桔塔仪式便正式开启。上午8时，各社的队伍护送着新鲜的红桔浩浩荡荡地“进宫”。在这15座桔塔中，有13座是依据清代嘉庆十三年（1808年）全村13社重修浦口宫时的出资金额，确定了红桔的个数与塔身的高度，因而各座桔塔高低不一。另外两座则是1985年新增的。

制作桔塔的器物十分讲究，果盆是用樟木雕刻并饰

以金漆，上面精心刻绘着百福、百寿、龙凤呈祥等吉祥图案。果柱一般选用质地坚硬的黄樟木或黄梨木，高度与“红桔塔”等高，作为塔身的主体，确保桔塔在层层叠叠中依然垂直稳固。层板则采用实木正漆，显得沉稳大气。当然，最关键的还是红桔，必须个个新鲜饱满，同一层的红桔大小必须严丝合缝地一致，唯有如此，才能使桔塔在重力的作用下层层平衡，屹立不倒。

这不仅是对体力的考验，更是技艺的比拼。各社制作的桔塔高低不同，投入的人数也有所不同。最多的社需派出30多人，所需红桔数百公斤；而最少的只需6人就能完成制作，红桔仅用10公斤。制作过程有着严格的要求，大多由经验丰富的老匠人把关，挑选红桔时必须确保每一颗都是新鲜的，同一层的大小也要一致。

桔塔的叠筑也是一项技术活，底层由16粒红桔上下相叠，每层用两个红桔上下相叠围成圆形，随后逐层递减。层与层之间巧妙地嵌入一个圆形层板，起到分隔与稳固的作用。随着逐层叠加，塔身逐渐收缩线条，直至顶层仅用4个红桔收结。最高的桔塔高达6米以上，直逼屋梁，最低的也有1米之高，15座桔塔高低错落，极具视觉美感。当最后一座桔塔制作完毕，会郑重地在顶层挂上“三春”，寓意新的一年三春开泰、红红火火、吉祥如意！

从农历正月初三到初八，几十场精彩纷呈的非遗民俗活动在江东浦口广场轮番上演：戚家军抗倭的战旗猎猎作响，潮汕英歌舞的刚劲豪迈与江东舞龙的灵动飘逸交相辉映，澄赢高跷的惊险绝伦、杨门女将的英姿飒爽、板凳龙的蜿蜒盘旋，再加上夜空中千架无人机编织出的绚烂光影，共同绘就了一幅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的民俗画卷。

如今，浦口宫红桔塔早已成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，每年吸引着大批省内外游客前来探访。江东红桔塔是一扇窗口，让人们得以窥探莆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——从梅妃的才情气节到莆仙戏的艺术瑰宝，从唐代的宫廷遗音到现代的无人机表演，在这里完美融合。它更是一个象征，昭示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中焕发出的蓬勃生机，正成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。

到了农历正月初八，便是拆桔塔的时刻，这些承载着满满祝福的红桔将被送往各家各户，寓意着把吉祥和好运送进每一个家庭，为新的一年带来美好的期许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，也将带着满满的收获与感动踏上归途，他们的行囊里不仅装着分得的“吉祥”，更装着对莆田文化、对中华传统的深深敬意与眷恋。而江东桔塔的故事，也将随着新年的脚步，继续传承，生生不息……

东头街，时光里的老故事

□朱福忠

东头街，是一条横卧于沿海之地的老街道。这街不算长，不过一里；不算宽，最窄处仅五尺而已。然而它却如一条固执的老血管，自宋代蜿蜒至今，输送着商贾的血液，滋养着两姓的宗族。

朱赏为朱氏之祖居此，当初也不过是寻常渔村。先为东沙，后分拆为东沙与朱寨两个宗族，一姓蔡，一姓朱，竟将一条街生生劈作两半。然而街市却不管这些，只管热闹下去。900年来，朱蔡两姓在此街相争相和，竟也成就了一番奇特的共生景象。

东头街的海产品上市不分季节。街两旁的摊位上，总是摆满了各式海货：带鱼银白如剑，黄金黄似锦，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贝壳类，在晨光中泛着湿润的光。

每隔几个店面，便有一张海蛎桌，总有一两个女人围坐在一起，谈笑风生，诉说家长里短。她们一手扶着海蛎壳，一手用铁制小“蚶挑”挑起一只只鲜活的海蛎，再熟练地放进面前的小木桶中。

姨姨家在东头街附近，小时候到她家作客，“海蛎煎”是必不可少的美味。我总以为，用东头街的海蛎做的“海蛎煎”，是全世界最好吃的美味之一。

街上也有许多摆摊的小商贩们，拿着刚刚在码头船上卸下来的海蛎。他们并不吆喝，只是在街角静坐着，偶尔有客人来，攀谈几句，就定好了价格。客人一般不还价，仿佛这价格是自古定下的规矩，不容更改。毕竟刚刚下船的海蛎，只有这里才有。整条街空气中弥漫着海腥味，却不令人厌烦，反倒觉得这才是生活的本真气息。

街上的店铺，多是老字号。打金铺的老师傅戴着老花镜，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，将金块敲打得极薄；药铺里的老中医，把脉时总要闭目凝神，仿佛在与病人的五脏六腑对话；算卦先生面前摆着八卦图，手指在上面摩挲，口中念念有词。这些营生，在别处或已式微，在此地却依然顽强地活着。

街上有一家“百伞剃头店”。店门不过一丈见方，却挂

着副对联，字迹早已褪色，却仍能依稀辨出“干天下头顶事业，做世上顶上功夫”几个字。店主是个精瘦老人，手持剃刀，在顾客脸上游走如飞。那刀法之准，动作之快，令人叹服。店内墙上挂着面斑驳的镜子，照出的人影都有些扭曲，却无人介意。这里没有一人一巾的讲究，二条毛巾即可擦净一天内所有客人脸上的污渍。那赠送的掏耳朵的绝活，那种舒服感令人欲罢不能。老主顾们说，这店开了足有60年，剃头师傅从父亲手中接过这手艺，至今生意依旧火热。

记忆中，街角处，常有个拉二胡的盲人，人称吓奶。我不理解他那个大男人为什么被叫作“吓奶”。他把二胡拉得纯熟、凄厉。

很小的时候我见过他们夫妻俩在我们村行乞的情景，那个瘦弱的女人视力也不好，貌似只能勉强识路。他是他的拐杖，吓奶要么扶着妻子的肩头，要么拉着妻子递来的木棒，在乡间阡陌上缓慢而艰难地行走。

我们村子离东头街有七八里远，但也姓朱。村委会主任吓奶拿出了族谱，说阿奶是我们村这一房的宗亲。他吩咐全村人管好自己家的孩子，拴好自己家的狗，不准欺负他们。吓奶夫妻俩每次来我们村，总会受到善待，身上的黑口袋总是装得满满的。如果是到了中午，吓奶准会留他们夫妇到家里吃饭。

“七月出来啊七月半，家家户户公婆要讨债，有钱银子烧齐了，没钱纸钱烧一半啊……”“咚咚咚，咚”。吓奶的腋下夹了一节梆鼓咚，一手拿着竹板，另一手在竹板上拍打着节奏，他那略带沙哑的腔调唱的“乞丐诗”是至今为止我听到的最好的版本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吓奶来我们村。他是带着两个孩子一起来的，原来他的妻子在那不久前去世，留下两个幼小的孩子。在村委会主任家门前的巷子里，我亲眼听到他泪流满面诉说妻子种种的好。此后他便不再出村行讨。每日，他就在街角拉胡，面

前放个乞碗。那二胡声如泣似诉，那是倾注了他对妻子深深的思念。驻足的路人会丢下一两分钱。钱不多，却足以养活他和孩子。

我曾见他收摊时，用竹竿探路，慢慢走回家去。背影瘦削，却挺得笔直。

吓奶的二胡声，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了。如今，我经过此地时，那个转角弯已空无一人，只有几根杂乱放置很久的木头，上面的蜘蛛网纵横交错。

正月里，东头街便换了模样。朱寨大宫前的民俗表演引来四里八乡的看客。街的另一头金沙宫圈灯的喧闹声能传到几里外的大海。然而热闹过后，东头街又恢复了它惯常的节奏：清晨的海货交易，午后的茶肆闲谈，傍晚的炊烟袅袅，日日如此。

去年春节时，我再次来到东头街。恰逢细雨，青石板路上泛着水光，倒映出两旁老屋的轮廓。那些斑驳的砖墙，歪斜的门框，残断的柱子上泛黄的字迹竟在雨水中显得格外清晰。一位老人坐在屋檐下抽水烟，烟雾与雨丝交织，模糊了他的面容。

东头街终究会消失的，我想。不是轰然倒塌，而是如这细雨中的烟雾，慢慢消散。到那时，谁还会记得吓奶的二胡声，记得百年剃头店的顶上功夫呢？

夜晚的东头街，安静得如同一幅水墨画。

不远处，浮山上，蔡襄雕像在灯光的映照下，宛如明月般皎洁。

壶兰流韵·大爱莆阳

——莆田市诗词学会“爱之城”作品选登

大爱莆阳

□陈建舜

行善启兴化，慈悲满宋城。
弘仁安四海，普济佐群生。
近郭白塘富，长桥绶水横。
圩田盈陌野，黎庶乐耘耕。
智日非孤鹤，钱钱敢掣鲸。
苍波勇触激，侧目映清泓。
劫火尚犹忆，家财可尽倾。
春寒扶困厄，骏骨救疲氓。
大爱感天地，青山毓骏英。
筑坝人浩荡，疏河岁峥嵘。
是地书声远，当年倡教赢。
邻里恩荣重，英雄子弟兵。
新市弦歌盛，古府产业荣。
双轮轴计策，一叶系民情。
福道安居便，浮生健步轻。
初心一热面，不计千载名。

木兰溪畔爱之城

□林新

壶山兰水碧相牵，湄海潮痕刻岁年。
早市秤星明德路，晚窗灯火暖心篇。
抱芹人渡烟波外，街木莺归荔阁前。
若问春风何处著，千家扉页印红笺。

七律·爱暖莆阳

□郑金国

荔城自古毓灵光，大爱如潮润八方。
孝里遗风承圣训，壶山秀色映慈航。
千村义举春潮涌，万众仁心暖日长。
但得莆阳薪火炽，人间处处是天堂。

五律·爱满莆春

□蔡金炎

壶山兰水岸，奋马独扬鞭。
一月元宵闹，千秋古府鏊。
天妃祈福愿，荔谱作家传。
欲觅春之爱，来莆过大年。

爱满荔城

□郑元龙

仁风绵古邑，大爱润莆阳。
接踵多贤士，千秋誉未央。

莆阳爱满

□郑立新

壶山雄邑踞闽中，孝子名邦德化通。
一脉湄洲承大爱，千秋海舶仰慈风。
绶溪橘柚连云熟，故里粉榆映日红。
更喜今朝春色好，莆阳盛景九州崇。

七律·大爱莆阳(通韵)

□黄鸿彬

绶溪波暖漾春灯，梅萼初开映玉庭。
一自慈航分海月，万家烟火共风清。
壶山耸翠凝仁气，兰水含章载善名。
最是人间真意在，潮声长伴岁安宁。

满江红·大爱莆阳春咏

□吴舜义

九鲤三湾，兰溪畔，爱心遥寄。可忘却、开莆倡学，万民受益。延绶坡成滋北埔，木兰溪引沃南地。尽铺路，挥汗石桥头，千秋揖！
波浪起，潮头立。神女拜，澜安逸。更连绵侯惠，威军天庇。百姓辛勤初画就，原公患难难遮蔽。皆有怀、物阜更民康，甜如蜜。

沁园春·爱城流韵

□郑丽钦

爱漫壶山，春沸兰溪，福织绶纱。看湄洲月满，潮传尺素；木兰霞起，浪涌仙槎。橘印窗红，糕堆雪软，廿四炊香透家。添慈线，正灯摇锦梦，星雨飞花。
八方客聚烟霞，正九鲤街春入鬓华。笑姑苏旅舫，争尝海月；陇西鞍马，细啜茗茶。妈祖拈香，梅妃舞玉，一曲盘歌醉不涯。重斟斟，这人间至味，爱是吾华。

水调歌头·爱之城

□吴中胜

一溪木兰碧，九转绕莆阳。谁裁烟雨，剪来千里浣春裳。几度潮生涌屿，几度云移帆影，都付水纹藏。漫步玉湖畔，星斗漾流光。
阡陌陌，分荔露，转帆樯。纵流东去，一水襟带海天苍。却道天妃有爱，化作万家灯火，岁岁引归航。且看春波处，月在水中央。

满庭芳·先锋调解室

□林如峰

花绽云开，雨消霾散，何和气和偷偷。脚量阡陌，高下细和粗。多少纷纷琐碎，辅婆口、情扶风徐。源流洁，身端影直，挺带渐宽舒。
嗟乎！三十载，枫桥念望，根植维初。沉法依于理，勤伴于儒。堪把无为大爱，化成汗、付与千夫。休言老，尘寰走遍，潇洒有唐虞。

沁园春·醉美莆阳

□郑志梅

致雨壶山，春涨木兰，信美吾乡。瞰潮音涌屿，盟鸥舞雪；晨曦宁海，旭日金黄。舟楫通津，渡口溯宋，千载烟霞入典章。凝眸处，有绶溪约月，荔子流香。
海滨邹鲁遗芳，更新灯火日夜张。数艾犁理趣，梅妃气骨；君谟笔铁，夹深青驹。妈祖灵光，家山气象，俱化人间大爱彰。长风起，看云帆直向朝阳。